



拉骆驼

的女人



程琪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拉 骆 驼

●
著者：程琪

张枚同

●
出版：北岳文艺出版社

的 女 人

拉骆驼的女人

程 琪 张枚同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960 1/32 印张, 8.25 字数: 123千字
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000册

*

书号: 10397·92 定价: 1.20 元

序

孙 谦

这本短篇小说集是张枚同、程琪夫妇合写的。他俩都在大同矿务局工作，并负责组织、辅导职工的业余文艺创作，还得编辑、出版一本内部发行的文艺刊物。他俩的日常事务工作都很忙，这些短篇小说差不多都是在夜深人静时候，关着房门写的。

也许有人会说：矿工有什么好写的？还不就是个天轮转、机器响、刨煤、出煤？不是的。这些短篇几乎没有写什么生产过程，而是在写人，写矿工和他们家属的思想感情。请闭着眼睛想一想那个《拉骆驼的女人》吧。她多善良、多可爱啊！她是非分明、嫉恶如仇，而又宽宏大量、不记私恨；她爱得深情、专注，她恨得果决、勇敢，她忍辱负重，为千家万户送去温暖，而在别人极需拯救时候，她便毅然强压住内心的苦痛，伸手拉出了掉进泥污浊水中的那个使她饱经苦难的丈夫！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形象，它不仅使我们

认识了一个活生生的矿工妻子，也使我们认识了一个中国普通妇女的高尚情操。

也许有人还会说，既然两位作者都身在矿山，怎能写出农村题材的小说——他们是通过何种途径了解农村发生的变化？道理很简单：一，大同煤矿的矿工百分之八、九十来自农村，他们和农村有着广泛的联系，甚至可以说，农村是矿工的后方——他们在前方和煤层作战，他们的家属在故乡同土地作战。二，大同周围的农村几乎都是依靠煤炭先富起来的。他们或者开凿小煤窑，或者给矿山输送劳力，有的则为矿山加工砖、石，种植蔬菜瓜果、喂养牛羊猪鸡，或者运送物资。三，两位作者读书时都参加过农村四清工作队，张枚同则生长在滹沱河边的梨果之乡，在节假日，夫妇俩便带着儿子女儿到农村走亲串戚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他们逐渐感觉到：不了解农村形势，便无法认识矿工的思想感情全貌；同时也逐渐认识到：矿山没有农村作后盾，生产就不可能大发展；而矿山周围的农村，如果没有矿山的支援，也不大可能富起来。他们把矿山和农村看作是浑然一体的。表现在创作上则是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。写农村题材和写矿山一样，作者概不写繁琐的生产过程，而是写人——特别着重描写在新形势下人的思想感情变化。《深深的大山

里》不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充满阳光、鸟语花香、非常优美的画卷，而且给我们塑造了两个非常质朴、非常善良、非常可爱的男女青年。人都在政策里生活，如果没有三中全会精神的光芒，如果农村不搞生产责任制，如果生产大队没有开凿小煤窑，那两个农村青年能有那样巨大变化了的崇高精神境界吗？

我喜爱这些短篇小说，也很赞赏张枚同、程琪同志对待生活和创作的严肃认真态度——

一九七七年夏天，我到大同矿务局采访，因为适逢“会议季节”，搞接待工作的同志特忙，局里便临时抽调程琪同志陪我去各矿参观访问。程琪同志六七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，来矿后，当过矿中学教员，搞过基层工作，处处都能碰到熟人。在她的安排下，我几乎参观访问了矿山的各个行业。我们看过设备很好的矿工宿舍大楼，也看过临时户的茅庵小舍；我们和英雄模范谈话，也去访问调皮捣蛋的后进工人；我们看过综采队用综采机组采煤，也看过炮采工作面的抡锹攉煤；她甚至带我观看了日本侵略者遗留下的吓人大古塘，和据说是明朝开凿下的废井，前者使我认识了什么叫掠夺性开采，后者使我看清了矿工走过来的血淋淋的路……那次采访，我虽然没有写成电影剧本，但直到现在，仍然很感激程琪同志，

因为这次采访使我对煤矿以及我们的矿工有了新的认识，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

程琪和张枚同是在“停课闹革命”时代结婚的。张枚同比程琪高两届，艺术系毕业后，当了七年助教，“文革”后期，主动要求调到大同矿务局，负责组建煤矿业余文工团。他多才多艺。编剧、导演、作曲、指挥都在行，还能使用好几种乐器，最拿手的是写歌词，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、《我是个采煤的黑小伙》是他的获奖作品，在“煤乡之春音乐会”上，他一个人就获得了十四首歌词奖。

我去参观职工俱乐部，恰逢文工团正清扫舞台。从灰尘弥漫中，走出一个满身尘土、一脸汗水，连眼镜片上都浮满灰雾的人来——要不是程琪赶忙介绍，我怎也不敢相信他就是曾经当过七年助教的张枚同同志！他热情洋溢地邀我晚上看演出，盛情难却，晚上我又去了职工俱乐部。节目内容大都是表现矿工生活的，演职员都非常年轻，台风认真，演出卖力，取得了极好的剧场效果。据张枚同讲，这些小伙子来自矿山的各个行业，他们在台上象生龙活虎，回到工作岗位更是生龙活虎。——张枚同通过他们便结识了许多知心朋友。

采访结束，张枚同夫妇请我吃了一顿蒸莜面

饅饅。飯菜適口，又喝了點酒，在興奮中，我力勸張枚同和程琪寫小說或電影劇本，理由是：礦山行業太複雜了，認識礦山不易，熟悉礦工更難；外行人依靠採訪寫礦山，不可能寫出礦山的真面貌，更不可能寫出有血有肉的礦工來；寫礦山還是得礦山人啊。張枚同夫婦一致表示願意寫，但條件還不成熟，理由是：雖然來礦山好幾年，家的感覺還不十分強烈，看人看事，總好象還隔著一層透明的薄紙，勝利的喜悅和失敗的痛苦，“切膚之感”還沒傳遍全身——就是還沒完全作到身在礦山、心也在礦山；認識了一些人，也經見了一些事，但對這些生活還沒來得及篩選、細研、精煉、醞釀——醞釀到沖激自己的心靈、覺得不寫就活不下去的程度；對過去、現在和未來，不能只作“冷靜的思考”，還得找到新的燃燒物和引爆點——“我們主張熱情地思考，並熱情地歌頌現在和未來。”

這次談話對我启发很大。我鼓勵張枚同、程琪同志繼續走他們選擇好的路。他們確實這樣做了。

三中全會的陽光照進了礦山，也照進了張枚同和程琪同志的心田。引爆點引爆了，燃燒物燃燒了，於是，他們從非常忙碌的日常工作中“超脫”出來，利用夜晚的一点点休息時間寫出這本

书来。

我不敢说这本书篇篇都是难得的佳作。但他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。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我们将会看到熊熊的大火之光。

一九八四·一·二十七

目 录

序·····	孙谦	1
拉骆驼的女人·····		1
闯宴·····		27
人之常情·····		34
新来的“临时户”·····		54
河滩上·····		77
心，在黎明中跳荡·····		91
哦，明月·····		108
夜空里传来一片喝采声·····		124
麦苗返青的时候·····		141
深深的大山里·····		157
没熟透·····		178
甜的故事·····		193
金哩哩·····		207
水晶·····		219
马姨和她的女儿·····		237

拉骆驼的女人

—

夜里下过小雨，早晨有淡淡的雾。太阳还没露脸，就有驼铃响了：“叮咚，叮咚……”

六匹高大的骆驼，走出雾色朦胧的矿山，走下河滩，蹚过小河，爬向北面的山坡。那拉骆驼的是一个女人。

北山上有云岭煤矿的一个工人村，因为坡陡路窄，汽车上不去，平车也上不去。十年来，家家户户做饭取暖用的煤，就是这个女人拉着骆驼按月送到门前的。

当骆驼爬上山顶时，太阳从东山头上冒了出来。霎时，那淡淡的雾神奇地消失了。红得耀眼的太阳，照着绿油油的山岗、弯弯的小河，闪耀着迷人的光彩；那井架、楼房、树木、道路，以至整个矿山，都象披上了一层桔红色透明的轻纱。拉骆驼的女人停下脚步，回过头来望着沐浴在晨光中的矿山。她中等身材，稍稍显瘦；那

脸，那眼睛，于朴实中透着一股秀气，一身很旧的蓝布衣裤被煤粉染成了褐色。她舒畅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意。蓦地，她的目光象触到了什么，那明亮的眸子里闪过一道阴影；她似乎有几分慌乱，又好象决心要摆脱它，于是毅然地转过身，拉着骆驼快步向前走去。

山下那个高大漂亮的俱乐部后面，有一个小小的花园。紧靠花园的那一栋房子，曾经是她的家哩！可是，她离开那个家已经整整十年了！十年来，她是决意不去看它一眼的；但近几天，她却情不自禁地总要望它几眼。是什么事情触动了她的心呢？她是不是又想回到那个家里去了呢？那里有她深深爱过的人啊！不不，她没有这个意思。但她心里却很不平静。几天来，那逝去了的往事和眼前发生的事情，总是缠绕着她的心，使她不得不想到仍住在那房子里的那个人！……

她叫月儿。原是村里人。三十八年前她来到人间的时候，正是一个盛夏的夜晚，天空里，悬着一轮明净的圆月。妈妈喜欢月亮，喜欢这个美好的时辰，就给她起了这个名字。月儿长大以后，她的品性正和她这名儿应了。她心地好，纯净得象晴空里的明月；她性情也好，温柔娴静，

连句高声话也不说；那秀气而含羞的圆脸儿，也象是半掩在云彩里的月亮。

象所有无师自通的姑娘一样，二十一岁那年夏天，月儿突然意识到一件使她激动不安的事情！啊，邻村的后生李尚尚看上了她，她也看上了李尚尚！

她和他，在镇上念初中时是同学。如今，李尚尚是邻村的团支部书记。小伙子人样儿精悍，脑瓜儿透灵，劳动积极，干工作泼辣；县上、公社有什么号召，不用问，扛红旗拿奖状的总是他，总是他那个团支部！月儿是个内秀的姑娘，长着一颗上进的、热扑扑的心，她早就暗暗地敬慕着李尚尚咧！

可是，就在她和李尚尚悄悄好上的时候，她又常常惊奇地发现：她用的锄头，总有人偷偷地给她擦得又光又亮；她用的镰刀，不等她磨，就会变得飞快；有时，她的草帽底下，还会突然露出一个甜瓜或一个蜜桃来。月儿好生纳闷，这是谁呀？难道说这人也……

村外有一条清清的小河。自和尚尚好上以后，月儿便时常偷偷撇下要好的姐妹，独自到河边去洗衣裳了。她要在那儿和他会面。七月的一天，月儿正焦急地等着他，瞧着水中映出的那张圆脸儿出神，忽见丈数远的水面上闪出了他的影

儿，笑呵呵的脸，乌黑闪亮的眼睛，蓬松的小分头，光着黑黝黝的膀子，背心火红，肩头上搭着蓝布小褂。

“你……才回来！会开完了？”月儿飞快地瞟了他一眼，低下了头，却又偷眼瞅着水中的他。

“还没进村哩。路上见野猪把王村的玉茭拱倒一大片，我给扶了扶，回来晚了。”他笑着，擦着满头的汗，那么快活，乌黑的眼睛里闪着光彩，“听见广播了没？”

“看把你神的。”月儿缓缓地说，声音那么甜，“全县的模范团支书咧，‘雷锋式的好社员’咧。”

“嘿嘿，你不高兴？”小伙子骄傲地瞅着她，“哎，接住！给你的！”

一个雪白的纸包隔河飞过来，落在月儿怀里。月儿用手捏捏那细软的东西，又扔了回去：

“不要！”

“好看哩，你瞅瞅，保准喜欢！”纸包又飞了过来。

“不要嘛！拿回去往哪儿放？”纸包又飞过河去。

“怕甚！封建！我已经托人向你爹你妈说去了！”

“你……”啊呀，月儿快羞死了，急忙用水淋淋的双手捂住了发烧的脸。

“他们要同意，咱们就……”

月儿没等他说完，站起身来扭头就跑！她跑上河岸，跑到一棵大树下，一抬头，见树底下坐着一个后生！那后生低着头，脸上露着失望、痛苦的神色，手里捧着个花皮儿大甜瓜。月儿一下子明白了。那偷偷为她擦锄的、磨镰的原来是他！是这个不爱说不爱笑、粗眉大眼厚嘴唇的严柱！月儿猛地呆住了，不知该说什么好，又不知为什么，她心里竟隐隐地有点替这个憨实的人难过！

从这天起，月儿便不好意思见严柱的面了，可严柱那憨实的面孔却总是时不时地在她心上出现，那严柱见了月儿，更是不好意思说话，然而却依旧偷偷地给她擦锄头，磨着镰刀。直到收罢秋，一天，严柱突然找到月儿，说：“尚尚比我强，你该找他。我不嫉恨你。我也有了，尚尚村里的改花。”

月儿认得改花，是个好心肠的姑娘，人样儿长得不如月儿俊，可说话干活比月儿泼辣。

过了一冬，当桃花红了的时候，月儿嫁给了李尚尚，严柱也娶了改花。

婚后，勤劳能干的李尚尚，脸上从早到晚挂

着汗珠，温顺善良的月儿，处处对丈夫体贴入微，小日子过得甜生生的！月儿觉得，这样的丈夫，这样的日子，她足意了。

谁也没想到，世上还有另一条生活的路，在等着月儿走哩！

第二年，数百里外的煤矿来县上招工，公社分配给队里一个指标。队里说，尚尚是个好后生，让他去！

尚尚征求月儿的意见：“我走，你愿意不？”

月儿低着头温顺地说：“……随你。”

“咱有一身好力气，到矿上比在村里强！”

“……随你。”

“听说在矿上熬得年多了，还能带家哩。要是真的，将来你也去。”

“……随你。”

象中国千千万万善良温顺的农村妇女一样，月儿既嫁给了李尚尚，这一辈子也就由他安排了！只是她真舍不得让他离开自己。但她没说出口。最后，她只淡淡地说：“……那么远哩……听说那煤窑下黑古隆咚怪吓人的，你可小心磕碰着呀……”

巧得很，月儿娘家村里也分到一个指标，队里给了严柱。

丈夫启程的那天，月儿夹着小包袱把他送到

了村口，尚尚让她回，她不；她又送他到小镇。在镇上，他们碰见了严柱和改花。月儿和改花手拉着手把男人送上火车。她俩都说：“到了矿上，人生地不熟，你们可要多照应哩！”尚尚和严柱搂着膀子说：“放心，我们是喝一条河水长大的。”火车开动了，月儿禁不住想哭，却颤着嘴角露出笑容。……

可是，十五年后的今天，回忆这甜蜜的往事给月儿带来的却只有痛苦！

二

工人村到了。这里的房屋简陋矮小，大都是自家用片石垒砌的。住在这里的人家，都是矿上最没办法的人。男人下井，女人的户口还在村里，国家不供应商品粮，人称“临时户”。

今天，这些“临时户”的家属们都好象有点异样！月儿拉着骆驼刚走到一排房前，那家家户户的门没等她叫，便自动都打开了。从低矮的房门里走出来的女人们，都向她围了过来，喜滋滋地和她打招呼，向她投来各种各样的目光：欢喜的，宽慰的，询问的……

“那人让免职了，又回采煤队当工人啦，你知道咧？”

“该，该，这号子人！”